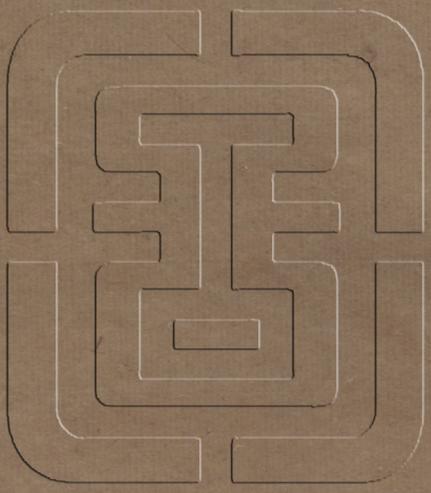


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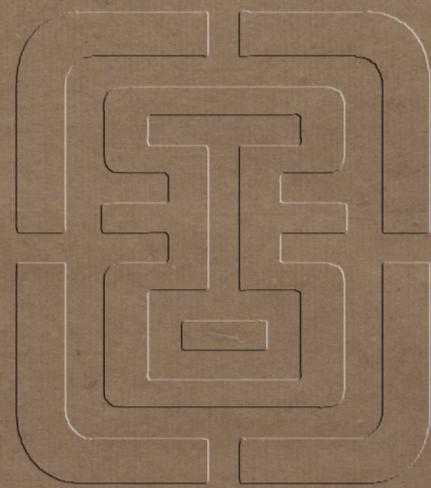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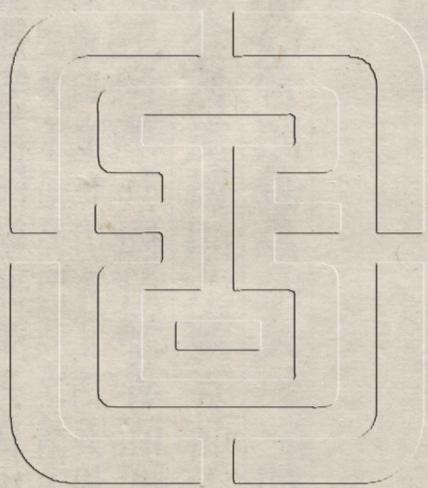
吕氏春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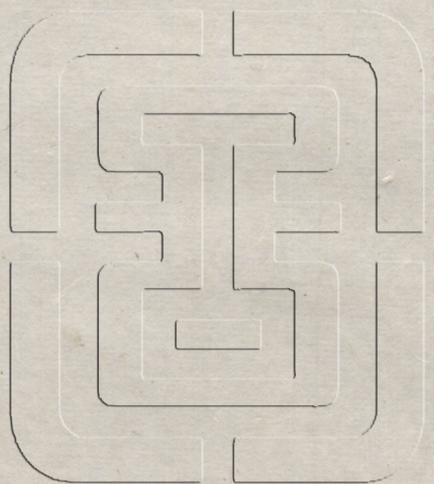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何王畏校

開春論第一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通利

不獲閉無疾病矣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

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揚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

積遲也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虜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

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不助憎之不枉故曰豈為一人言哉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

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

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

吾未有以言之利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能諫之也惠公惠王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鬻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猶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今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穎考叔為潁國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出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第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孫樂厲之子懷子也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賸奴我也律坐父死沒入為奴周禮曰其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腕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鯀之子也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
 公相成王而尹天下也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

曰豈不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間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屬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燻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實無所見火乃先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

不伐不待者曰以趙之大果伐也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

而

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吾在也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殺簡子也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

問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

車不軾尚威武也

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驕

也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為輔相也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特往

館之時性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猶

也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他人皆戰鬪殺人之子弟也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那

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以所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謂民人也策筮也

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策筮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儻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能尊生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

釐復諡也韓氏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云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

臧近也

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奈何

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

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

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淡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

在江海之上心存正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

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則放之故之神無所憎

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

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札瘥

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

便利也神農之教曰

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

當其壯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

詩云不績其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也要微以民為務

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一作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

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龍門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

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及名曰鴻水

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隄防也乾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

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活水之功也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

無如禹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

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言公取石以代子也頭乎其不與耶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何等故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用兵也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溼猶遲久之也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旬疾也

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千里故曰與駑駘同也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箭矢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一作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為君計耳於是令貴

人徃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實人貴臣也皆不欲徃實廣虛之地古病之也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挿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挿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

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讐之速

疾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父

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使

惺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惺已死矣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

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

丘鳩力有餘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慎行論第二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

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滿而平也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君

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復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

蘊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也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太子秦

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也無極勸王奪奪取也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

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焉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齊晉又輔之

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

執囚也太子建出犇出奔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

臺之孫邾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

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兵戰也

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執也詩

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邾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

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

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城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採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闕闕也闕讀近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滿發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薑誅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圭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

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青讓魯爲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

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麻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

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黃

帝之責而死黃帝得道山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

支屬不可以見行枝之故也枝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

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不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

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

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

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今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也

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毋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 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毋歸魏而不
見受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

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
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

襄疵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矣待待特也趙急求李效李言續經與之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效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友之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樽里相國樽里疾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疑似

三曰使人夫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

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保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曰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豐鎬列

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依焉此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

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
 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
 行見知故亡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而不弱故强

國大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疑之地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以存為小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人故信之

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故曰易

知故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復期

會於其所而咨誅之孟子曰以齊王猶及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及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

之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賤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

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用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
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搏木

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橫樹之所播天之山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至天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
至交趾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
山南方積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
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
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
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真也北方純陰大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

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

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大也事功曰勞得陶化益

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鼎也石豐

也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

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

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

一枝自為為已也啁即也啁噍小鳥也巢棲也偃息也啁音越偃鼠飲於河不過

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

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比曰陽終身無

經天下之色經橫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

物故妨害賢者戚愛習故戚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

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邪謀之也此五

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

口止臯子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臯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蹇裳涉洧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

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

無他人將事秦荆故日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

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

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曰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自為黑黑為白故

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獸名也

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具于夫差臣也張

武智伯臣也不審勾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

夫差死於于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韋鞮

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之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

之以理驗效也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申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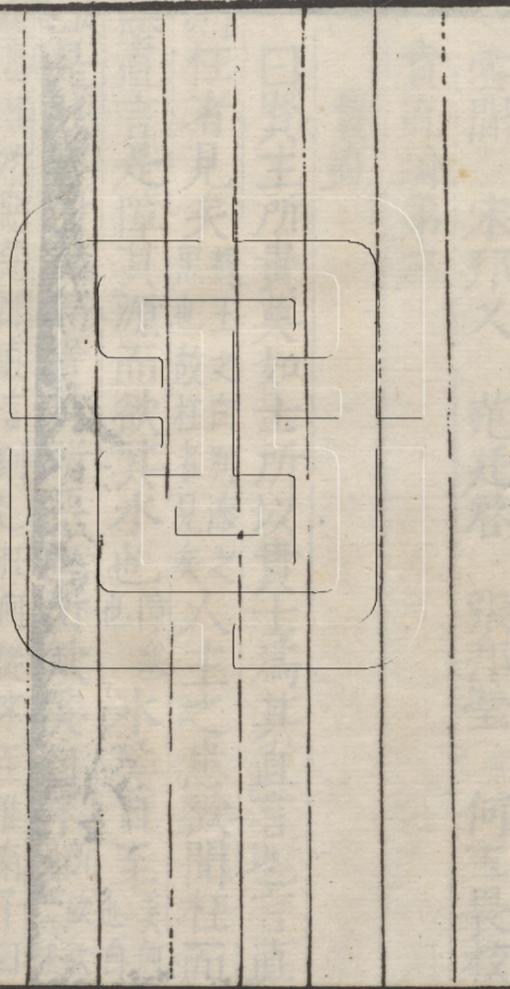
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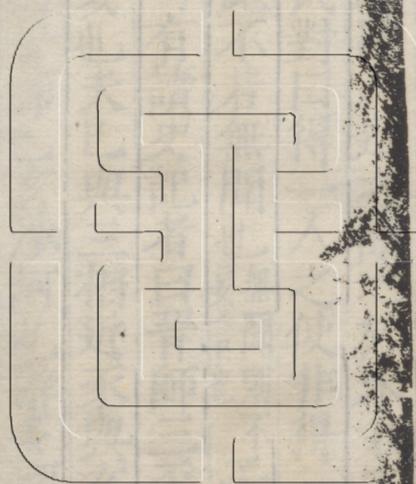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調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子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

矣物之所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變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啟 張邦瑩 何玉畏校

貴直論第三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魏王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

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水奚自至奚何也自

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也

也貴其所惡惡聞直吉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登青黃不可得也

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

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

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曰野士也鄙野之士將罪之能

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

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

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

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

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

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其社蓋

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為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

之遊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

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也

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也陳列也無

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潛王不受出而

哭國三日狐援哭也其辭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

滿圜圜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

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斲斬也王曰行法吏陳斧

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

蹶蹶走也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也過猶見也

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

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使人之朝

為草而國為墟墟丘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斫之東閭每斫者以吾參夫

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斫狐援者比比于子胥狐援非

樂斫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

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

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

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邀

弊一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

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

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

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用此士

也隕於韓為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

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

子之位

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

於天下

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

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

畢盡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

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

諫其君矣戰鬪之止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

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

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要利也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

起與也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

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此之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

書曰於安思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

酒酣

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

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

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

成尊名

侯之名也

矢石

畢盡也

畢盡也

燭過之諫

簡子能行

要利也

舉以為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

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也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文王荆武王之子贈弋射短矢以畋

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友得丹之姬淫基

年不聽朝淫惑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

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畋三月不友得丹之姬淫基

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殺免衣緇

緇而齒於諸侯緇樓格緇小兒補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

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

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

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贈放丹

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

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

不可為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

人論說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凡人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知化也化未至則不

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

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

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差不知勝越而為越所滅也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

廟破滅不得血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處居得其民不得使使役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屬連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

於吳也譬君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

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

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循謂三歲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

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

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

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

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

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

我高蹈腹怒貌此之謂也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嘆辭也子

勸王伐齊國必破云故朝生荆棘也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

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

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扶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

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為越所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

幘以冒面死見於子胥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

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天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

火而死笑之以為樂故謂之樂不適也雕柱而枯諸侯不適也雕畫高

棟於其端舉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瓌聽姐已上下之故曰不適 截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 取其所服之瓌也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紂之與人有異不也 文王親受以告諸侯故曰告諸侯也 文王親受以告諸侯故曰告諸侯也 項宮項宮築為 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 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契人同也 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 夏商之所以亡也紂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死矣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棄公之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 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趙襄子之 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也 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不信 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也 乃觸廷槐而死觸畜也 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謂公王 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湣王臣也 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 於王而見其實所行之實 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 去國居

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也光明無重國之意也言輕王曰

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或副

作倍度潛王之亡國宜也但酒涎無憂耻辱喜於公

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

肥令腹大耳宋王築為孽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

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孽當作轍帝當作臺孽與

轍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孽帝耳

詩云庶妾轍轍高長類也信康王築為臺孽棄之大

者為鴟夷臺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

射之血流隨地與之名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

言中天神下其血也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宋王大

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

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借不濫動

中禮義之謂

適今此畏無道不敢

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而善無自至矣無自

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

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秦繆公時戎彊大秦

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

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

之冠兵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

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

本作既擒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

則無及矣

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

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

來至也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

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

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

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

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

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諒

死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

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

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

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

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

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

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于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

所以絕也一本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

戴氏戴氏作叔世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

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今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止也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

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知之也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

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故詩

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遠詩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

以免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支持之倒戈弛弓示天

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

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

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

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為晉

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

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

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

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

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

宥寬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

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君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

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外內皆服

外諸侯內卿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

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

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大臣卿士之

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

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

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終

此處為一大幅的篆書印，印文內容難以辨認，但字體方正，筆畫清晰。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不苟論第四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

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

不移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

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行其實則與

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故其功名禍

福亦異

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亦異也

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

而惡乎夫差

夫差惡子胥也

比干生而惡於商

商紂惡之也

死而

見說乎周

周武王說其忠也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

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

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

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

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天下海內也

秦繆公見

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

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

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

宰謂膳宰

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

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

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

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雪除也

秦繆公相百里奚

以百里奚

為相也

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

孫公

枝秦大夫子桑也

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

子乎

相國百里奚也

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事見客

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猶懼為

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

而汝

公孫枝

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

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也奚何百里奚歸辭公孫
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
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
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
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欲子虎文公
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
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
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
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

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
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厲姬
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
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中人以事

賢者以人以人之德
也中人以人以人之

力不肖者以財

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
傳曰政以財賄成此之謂也

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

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
但十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

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

歐冶善為劍工
也義與伯樂同

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

義與歐
冶同舜得臯陶而舜受之

授用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

有夏桀之民
也王天下也

文王得呂望而服殷

商殷紂之衆服從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

也故曰豈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

鮑叔為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臣也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曰傳

乾時之役申孫之矢射桓公中鈞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

也其君公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

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桓公果聽

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

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鞞

其拳鞞革也以革囊其手也膠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纍以犧

殺焉火所以被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今

用大牲故以絜豚也傳曰鄭作使卒出殺牲以血塗之為纍小事不

殺行出犬雞此之謂也權讀如權字生與之如國

如至命有司除廟庭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

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

告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管仲還走再

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

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

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

不知修行不聞鄧楚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

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沈尹莖遊於鄧

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

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

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欲知方圓則必規

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

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

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已也務在自知堯

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

有司過之士司主也王正也武王有戒慎之革欲戒革者湯

其鞞鞞猶恐也不能自知猶尚恐之不能自知其過失也今賢非堯舜湯

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破死于于隧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

于高梁之東故曰而亡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亂男女

之別為魏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
坑其兵四十鑽荼靡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靡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靡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敗於齊長于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也莫無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日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
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間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遽疾也
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掩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

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歟耶也謂任座可反耶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今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

天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

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也人臣亦無道知主

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也加施主之賞罰

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爲用矣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

不與賞不及也左右曰君友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

與敢問其說欲知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

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

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

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

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

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說自匿百

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爲惑亂也公子連

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

秦厲公曾孫僖公之子也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

於小主焉從父昆弟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

公子連也勸之使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則兩主矣菌改入

之齒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也駭驚也令吏

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往也

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也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

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也德菌改

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已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

子之在外者衆衆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

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為

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及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

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

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

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

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

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瘴疾

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及顧稽其行也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戴也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

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

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草與稼不

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用者無上齒果實繁

者不必庠有覆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用智福

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及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

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衞越皆布衣之士也

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衞越

之士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

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

復夢見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何事而不達何為而

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

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

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衞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衞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為師也

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荆廷嘗有神曰獲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

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獲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幽通記曰養由基射而獲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

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

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

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友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
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也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治君者不於

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

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

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衰經陳而民知喪字

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

從之祭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豈待其言哉君子

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

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如此者國日

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

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

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

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

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

待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

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

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也於是還疾耕疾耕

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

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

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
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
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
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萬倍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似順論第五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荆莊王莊王楚穆王之子也欲伐陳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

而畜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

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陳曰伐而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

言取易也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田成子患之完子請

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

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

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

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

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

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

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博則達義

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

為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夷乎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

堙也簡子不欲見之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培

故使尹鐸平除之也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請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

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邠良也私推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

評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
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兼或作謙夫順令
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歟容說也况鐸為賢人也君其圖之
圖議也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過失也於是乃以免
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上德之君其次
不循理必數更雖亦至大賢猶足以盖濁世矣更章也變
革不循危亡之途雖未至大賢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相值
尚足以盖濁世專欲之人也
也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悛過而惡聽諫諫
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悛過惡諫固敗是世主之大病也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
者危敗則滅亡耻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

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

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故曰益人壽也萬董

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蹇疆也言水漆相得則疆而堅也涇之

則為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

火熾金流故為淖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

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

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

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

我能起死人

淮南記曰王孫綽

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作爲爲亦治也

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

以爲全者也

半謂偏枯全相一作

劍者曰白所以爲

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

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

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得爲利

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

無別矣

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

此忠臣之所患也

患憂也

賢者之所以廢也

不見別白

義小爲之則小

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

亡也

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

射招者欲其中小

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招墀藝也中

謂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

多故以中爲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

不必安

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

塗其上必將撓

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

故曰未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臣所謂直於

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疆

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言

不合事實者也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驢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驢不能及故曰在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則人也

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

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

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已堯也是以

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季子曰

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

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簞簞弱也非愛簞

也清有餘也清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

也節已雖貪汗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

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不所通則貪汗之利外矣外也

也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

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 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

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

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使人不能執一者

物感之也感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

通道之塞悖一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

道得之不居故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

節所以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

德累者此六者宜適難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

使不通者此四六者不蕩乎胃中則正者皆得其適不

傾和蕩動於胃臆之中則正矣正則靜靜則清明

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人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分職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有桀紂

下非湯武之育也而湯武有之夫君也者處虛素服

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

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及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

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

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

其能疆能以其為疆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况惑主乎武

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念生也武王之於五

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

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

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

也王臣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

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為

爾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

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

於此有似於主人使之者也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也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

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

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

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知也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也國家之所

以危危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

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

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

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鄆與岐周而天下稱大

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

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矣石乞白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

不能不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

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膏若

臬之愛其子也臬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

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沒恐傷民傷病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今罷之福將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

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木見今將今其德

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

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

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

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

之至也抵當也

處方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簡慢矣悍簡也辟邪也簡情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故曰為民利一也故異

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

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

亂人以亂在所以由之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睇望毫毛之微而不視

堵牆之大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睇毫髮寫人貌儀故能中也

易貌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象不故曰審本本不審雖堯舜不能

以治本身審且猶不能况凡乎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君先

小後大也本謂身未謂國也詹何曰未聞治亦然未

身治而國亂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

霸虞公貪璧馬之昭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向摯處

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奔周暮年

而滅紂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

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

為君治理分定不悖惑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篋

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

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

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

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迫也有

芻水旁者告齊候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

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

殺唐篋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弋鞞也論語曰弋不射宿偏緩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選頃也曰鄉者鞞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

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

若衡石為方園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

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

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

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

恣則輕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

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不能為之竭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

何能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好善也惡惡也巨防容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虻則潰漏

竅決至於漂沒聞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

炎上燒人之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失

官室積委也先登之心而懷犇比之志故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

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

為後世笑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鴻集于囿

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公如囿射鴻

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而見二

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

立公子黜復誤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太子蒯躄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為會孫也焉得立之

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蒯躄也石圃

圃不欲納之故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

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

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人之情不蹙於山蹙蹙顛而蹙於垤垤蟻

之故顛顛也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

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

言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

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僨也長大明日日

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

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往

僨表來謁吳起謁告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

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

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自

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

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言非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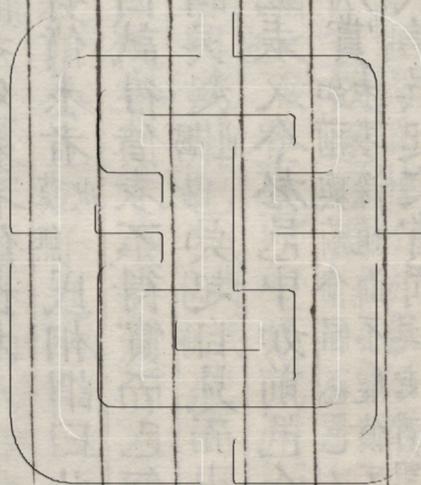
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

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
敢東向犯盜西河也

良者利者

三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士容論第六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眼然不

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眼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業勝翳篋之事似

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 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

害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 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

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亦處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

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

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廣大也節物事也行事甚高

細小之利不持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

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德行尊

理而羞用巧術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媚自榮衛也寬裕不訾而中心

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

所在不妄屈折也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

假以賢取鼠之狗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謂善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

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

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也著足曰桎著手曰

梏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驥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諭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

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

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敏遜順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

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視之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

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食歛士所術施也士

所食歛客所術施也術者當作述刻者誤客殆乎非士也故火

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必不長長大也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志也

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成也奸得惡子國雖大不為

王奸得厚歛也惡子恠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

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燔

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大皆天性也君子天性純故以此為喻也淳淳乎

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肯自

行之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撲乾乾進不倦也

慎也心甚素撲精潔取舍不悅常敬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

唐尚願之故人情不散欲也唐尚知舊也以唐尚明習天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

不信也不信其羞為史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

以與一作伯陽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

資之也以伯陽邑貝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

為其兄請請於唐尚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

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

可得也而信為可得故曰不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

為君雖有天下何益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

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齷陋之人從

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

傳位千賢以于非惡其子孫也非徵而矜其名也反
不肖不可子也
其實也徵求也矜大也以國子賢則興子孫
不肖子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古志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

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鶯爵爭善處於一

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

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

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

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

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

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

言相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樂

樂願須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嗣君也秦取其號曰君嗣君

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

故願以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

受教也君之賢為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為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也以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

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

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

之本也故曰以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

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

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

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耳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

不亡故曰賢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

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

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

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

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

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

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

則死其處居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

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

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

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

有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藝耕農之務

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舍以教民尊地產也地

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

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是故文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

此聖人之制也制法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非

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土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

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娶妻嫁女享

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

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

出猶捐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

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畝也買不敢為異事異猶為害也

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澤也

人不敢灰燹燒灰不以時多燹緩網罟罟魚網也不敢出於門罟

不敢入於淵淵也詩云施及滅鱣鱣發發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

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

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

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

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

以繼樂繼續也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庠也

因胥歲不舉銓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不敏也在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室谷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

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剛

浴士乎士當作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

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

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謂疆

也故欲急和二之中乃能殖穀溼者欲燥燥者

欲溼溼謂下溼近汗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曠乾上田

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

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又無螟蛾螟或作騰食心曰

謂城為騰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是以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

耕廣六尺為畝五尺為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

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

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

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大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也緩柔草諱大月大月孟冬至後五旬七日葛始生葛

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葛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

精糞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

而樹麻與菽樹種也菽豆也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

中出狝首生而麥無葉凡草茂草也日中春分也衆

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倉也此告民究也究

也刈麥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五時五行生

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獲刈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

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

年穀也有穀祭土讓其神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

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辟

日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當

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邾之邾逆之也民既

邾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稼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

晚熟為重詩云黍稷重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

陸植稗菽麥此米謂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辯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填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

言土燥必厚其鞫厚深為其唯厚而及鎡者鎡或莖

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眇小畝為青

魚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

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無動也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留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

則儼儼什也高培則拔培田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

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也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

粟詩云實穎實粟有邵家室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

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中適也不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

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

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

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

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耨也耨覆種也必務

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

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

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邀長

弱不相害故邀大邀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

通其風行也決心中央帥為冷風央帥率也冷風

通其風行也決心中央帥為冷風央帥率也冷風

通其風行也決心中央帥為冷風央帥率也冷風

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
茂好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
也傷折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凡禾之患不俱生
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粃不成是故
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
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粃根扇境而
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不知稼者具耨也去
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
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薄土
則蕃籩而不發壚填真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稔

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

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釋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也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

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疏

穢而穗大穢禾穗也其粟圓而薄糠糠言米大也其米

多沃而食之疆疆有勢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奪或作後

時者莖葉帶芒而末小一作衡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

多秕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謁厭之謁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藁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

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益息也益一作崇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短稠也

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

多秕庭碎米不得時碎小也特或作待定熟印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踈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

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

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

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葉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

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

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

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

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肘動蚰蛆而多疾動

病病心附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

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青也莖相

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能耐

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百

日食之百曰食之者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

變彊四衛四歘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四時

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終



